

# 《儒林外史》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儒林外史》

13位ISBN编号：9787805350202

10位ISBN编号：7805350205

出版时间：1986

出版社：黄山书社

作者：吴敬梓,黄小田评点

页数：5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儒林外史》

## 内容概要

黄小田 评点  
李汉秋 辑校

# 《儒林外史》

## 精彩短评

- 1、这版很适合初读者，是李汉秋辑校，黄小田和天目山樵的评点本。《儒林外史》没有主人翁，迂、腐、陋儒、官绅、名士、真儒名贤、市井奇人一个个走过场，第一遍看时往往看后忘前，抓不住人物也就不太能品出炽憎冷嘲来。天目山樵的评点穿插其中，好比脂砚斋评红楼梦，细节处的好一点点指给你看，黄小田则是在章回末着眼整章地评。黄评多赞吴敬梓，中厚；天评刻薄、有趣，甚至有的黄评天目山樵不赞同，在后面又跟着吵几句。
- 2、最爱读黄小田评的儒林外史
- 3、中国文人都是写小品、杂文的料。精辟但无大气
- 4、黄小田的评点好得味。

1、一、版本黄山书社1986年版的《儒林外史》，由李汉秋辑校，黄小田和天目山樵（张文虎）评点，很适合初读者。因为《儒林外史》没有主人翁，迂、腐、陋儒、官绅、名士、真儒名贤、市井奇人一个个走过场，第一遍看时往往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抓不住人物也就不太能品出其中的炽憎冷嘲来。若第一遍就跟着黄评和天评来看，许多前后照应之处便能记着，省去了许多再翻的功夫。据李汉秋讲，“天评是深受黄评启发、影响和沾溉的，天评里其实流动着不少黄评的血液”<sup>1</sup>。我看下来的感受是，天目山樵的评点穿插于文中，好比脂砚斋评红楼梦，细节处的好一点点指给你看，黄小田则是在章回末着眼整章地评。黄评多赞吴敬梓，中厚；天评刻薄、洗练，易较真，比如第四十二回“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里写汤六老爷狎妓的细节，天评三问吴敬梓“先生从何处见来”、“先生又何得见来”、“但先生何从知之”，不仅如此，有的黄评若天目山樵不赞同的，也总在后面跟着吵几句，有趣得很。二、人物《儒林外史》最好看的是人物。大家最熟悉的恐怕就是范进和严监生了。但若读下去，才能体会到节选段落脱离原本后的阐发后状了。（一）范进、严监生范进中举的确很能说明科举制对儒生的残害，但放到全书“嫉世太深，激而为骂世、玩世，实则为醒世、救世”<sup>2</sup>中去，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契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中范进拣大虾元子的细节才更着作者笔墨，精彩到可作全书儒生名士的象征。范进因“先母见背，遵制丁忧”<sup>3</sup>，不肯用银镶杯箸，也不肯用瓷杯象箸，换了白竹筷子才罢，知县本来还担心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直到“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sup>4</sup>明明欲求大得很，非要扯些礼教之乎者也地粉饰，却往往言毕穷相，当场落出破绽，让观者不禁暗笑。至于严监生，世人多知他因多点一根灯芯而不肯咽气的丑态，却不知他如此吝啬成病的人，为了妻子王氏的丧事倒用了四五千银子，也就更不知连严监生也当他者面抱怨哥哥严贡生的悭吝与无赖了，严贡生的可恶混账程度由此不言而喻。（二）严贡生前面说到言毕穷相，这点体现在严贡生身上真是令人绝倒。还是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契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严贡生刚刚大言不惭地说“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sup>5</sup>马上就有小使进来报他强占邻里家猪，人家来讨的事实，他听了还不慌不忙地扯谎“二位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sup>6</sup>真是亏他磨得出这样的脸皮来。严贡生不仅脸皮较之一般人要厚，他的弯弯肠子也是世间少有。比如“强占邻里猪”较之“发病闹船家”就不值一提。严贡生坐船，半路上忽然头晕眼花，开了箱子却取十来片云片糕剥着吃，揉着肚子放了两个大屁病就好了，剩下的云片糕搁在船板上，暗里只作没看见掌舵的摸走了糕点，等到下船时却叫嚷不见了掺了人參的晕药，掌舵的委屈赔笑：“小的刚才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药，只说是云片糕。”严贡生道：“还说是云片糕！再说云片糕，先打你几个嘴巴！”<sup>7</sup>结果不仅船家讨的喜钱没付，连船钱也没付就骂着走了。（三）匡超人严贡生的坏是前后承接的，读的时候早有了适应，再怎么看他坏也只是增进笑果，能让人心安理得地嘲弄，不过对匡超人的讥讽，我就不太能觉出顺畅了。匡超人原先还是好的，待他一步步入了士林的淤泥才变得浊臭不堪，不过这份堕落仿佛是整个人体的突变，而且到了后面简直比严贡生还要令人厌恶，这点是我不太能理解的，总觉得有点火力过猛。匡超人刚出场时还是个念着回乡侍奉病父的孝子，马二先生怜惜，资助他些银两和衣鞋。匡超人回到大柳庄后安分侍老，见老父亲瘫痪在床，不好出恭，就“连忙走到厨下端了一个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进去放在床面前，就端了一条板凳放在瓦盆外边，自己扒上床，把太公扶了横过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屁股紧对着瓦盆的灰。他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着肩上，让太公睡的安安稳稳，自在出过恭；”<sup>8</sup>之后日日如此，夜里待服侍太公睡下，就着油灯坐在太公旁拿出文章来念，一直到四更天，睡一个更头，又起来杀猪、磨豆腐讨生活，这“大柳庄孝子事亲”足足写了一章，写得真切。之后匡超人进了学，太公死后去了杭州，一人在外，和景兰江、支剑锋、赵雪斋等人混着，渐渐忘了老父遗言，添了势力见识，之后又和潘三相与，作奸犯科，潘三待他不薄，事发入狱也不曾供出匡超人来，只求人带话说想见见他，谁知匡超人却说：“潘三哥是个豪杰，他不曾遇事时，会着我们，到酒店里坐坐，鸭子是一定两只，还有许多羊肉、猪肉、鸡、鱼，像这店里钱数一卖的菜，他都是不吃的。可惜而今受了累。本该竟到监里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便是赏罚不明了。”<sup>9</sup>这番话匡超人只絮叨着潘三请客时的吃食如何如何，轻描淡写地将往日潘三待他的真情遮掩过去，最后以怕赏罚不明的大帽子一扣，又补上几句“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滴水不

漏。不过这些变化都还能解释地通——匡超人遇着这些景兰江这些腐儒，久入鲍鱼之肆自然腥臭起来；潘三事件虽已见他良心泯没，也能因他胆小负恩、怕担责任作解。唯匡超人批马二先生一事，却真让人不能理解。坐船途中，匡超人信口夸张，说五省读书人家都供奉自己的“先儒匡子之神位”，被牛布衣立马拆穿“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sup>10</sup>，之后冯琢庵问起马纯上的选本如何，这马二先生曾经资助过匡超人回乡，还和他拜过兄弟，匡超人却道：“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sup>11</sup>若说之前的匡超人良心泯没，此时的匡超人真是从未有过良心一般了。再回想起他日夜服侍父亲的那段，简直判若两人，变化之大令人无法接受。鲁迅曾在《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中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整体看来，吴敬梓对匡超人的讥讽和“促狭鬼吃烧饼”有类似之处，有些许失真。（四）马二先生说完匡超人，接着说马二先生。文学史课上时，教的是马二先生是迂儒，作者对其批评中有同情，还以马二先生为添文思游西湖却只叹道《中庸》数语来佐证。我自己看下来却很喜欢马二先生，游西湖那段印象也深刻，就连马二先生的迂和才浅，也不甚在意，反而觉得既真实又真诚。马二先生游西湖前把自己一百两银子中的九十二两都默默替蘧公孙了结了麻烦，并无邀功求赏的打算，蘧公孙说了一串好话，只拿出二两银子谢他，马二先生也全不在意，舒着心逛西湖去了。同样是散财仗义，马二先生较之杜少卿更让人欢喜，很有些乞丐捐助他人十元比富豪捐一万元更能动人的意思在里面。马二先生全凭赤诚之心，默默地自个儿就先把事情做了，他也不是能力多足，银子多少，却尽力从自己紧巴的生活中挤出点来尽力帮衬他人；而杜少卿本来家财厚大，身边总笼着一帮油嘴滑舌的人，在他跟前编撰东家的遭遇西家的不测，然后腆脸要钱，杜少卿听了从不分辨，总是答应。虽说杜少卿的满口答应也是因古道心肠而非人前好面子，但毕竟是自家丰余下的疏财，且忠奸真假全然不辨，天真得糊涂，让我这般境界之人在一旁看得干着急。马二先生游西湖那段，视角转换自如。书中每每以全知视角写几个人物间的对话、关系，单单这段就只绕着马二先生一人，主要以他的视角来看西湖，闲情闲笔，饶有趣味。马二先生来了西湖，山湖景色都只列些名字写出行踪，各色游人脂粉女客来往不绝，他也只是顶着一阵阵扑鼻香气在人窝里撞。风景和女色他都不在乎，唯独湖沿上毗邻酒店里透肥的羊肉、滚热的蹄子、馄饨、馒头等，引得马二先生一眼眼细看，喉咙里咽唾沫，口袋里却无钱，只能喝了几次茶，不论好歹，塞了桔饼、芝麻糖等充饱。马二先生食量大，之前作者也点过，他吃东西不是贪，精细和新奇也不讲究，就算现在饿的咽唾沫，也丝毫没埋怨过蘧公孙不还钱。他对吃也真是一番至诚，可爱得紧。（五）杜慎卿最后再说说杜慎卿。杜慎卿是杜少卿的哥哥，文学课上教的是此人虚伪，明明托沈大脚说媒纳妾，却又对别人说“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但若从二十九回看到三十四回，便知杜慎卿非不虚伪，反是真性情之人。杜慎卿有龙阳之癖，所以厌恶妇人，纳妾之事，他愁着眉头说得明白：“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至于龙阳之癖书里也写得清楚，这在那时也不是稀奇过甚的事情，《红楼梦》里的薛蟠对秦钟动龙阳之兴，还准备狎昵柳湘莲。不过杜慎卿喜好男色不同于薛蟠的冲动，他有更多精神上的寄存。二十九回杜慎卿同众人爬雨花台岗，走到山顶，“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非得顾影自怜之人才能如此扭捏。三十回季苇箫言谈中明白杜慎卿已“着魔”，便耍他：“小弟曾遇见一个少年，不是梨园，也不是我辈，是一个黄冠。这人生得飘逸风流，确又是个男美，不是象个妇人。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动不动说象个女人，这最可笑。如果要象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种男美，只是人不知道。”<sup>12</sup>杜慎卿听了，第二日次早起来洗脸、擦肥皂、换衣服、熏香，去了神乐观去寻那位男美，曲折了半日，才见到“头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的道士“男美”，杜慎卿吃了一惊，喔了一声，明白过来时自己心里忍不住笑，还拿衣袖掩着口笑，最后起身辞别时，道士定要拉着他的手送出大门。不仅被骗，还被道士占了便宜。而回去的路上，一路还忍笑不止，这般遭遇，要是薛蟠之辈，指不定会因未满足感官声色而怎样撒泼，但杜慎卿只就一喔一笑，活在自己单纯的世界里，淡淡然，心照不宣后还能自嘲。三、情节俗语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一部《儒林外史》画了一群儒生名士，人物繁多，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却总在关系中写人，透过关系中的言谈、行为，细细描出一个个难画之人来。不过，《儒林外史》的好看也不止在人，有些情节也很得趣，比如郭孝子两次遇虎，萧云仙救老和尚的段落，有《水浒传》气息，极尽险怪，较之前面冷笔画人的章回，好比《长生殿》里唐杨爱情文戏咿咿呀呀唱半天，中间插些武戏换换节奏、提提精神。之后就又恢复原先笔调，四十七回虞华轩捉弄成老爹扯谎攀附一文，可以和前文第十回“鲁翰林怜才择婿”对比着来看，二者都是就着酒席戏谑人物，若说范进拣大虾元子是书中讥

## 《儒林外史》

谑的浓缩一点，那这两场就是成面铺开地来笑讽了，很值得一看。写在后：1.不是论文，只是篇读书笔记。文末的注释并不是装点规范性的，而是在培养摘抄必有出处的习惯，且因贴在豆瓣书评中，脚注的格式被消除，所以手打了数字。2.怕冗杂，添了一些小标题，大意如此，不是严肃的论文，所以不恰当之处望包涵。3.欢迎讨论与指正。1.《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黄山书社，1986，10，前言，页42.《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黄山书社，1986，10，前言，页103.丁忧：(1)遭逢父母丧事。旧制，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晋书·袁悦之传》：“（悦之）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清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公）年近七十，为礼部尚书，兵备公犹在，比丁忧服闋，再补工部尚书，而公旋卒矣。”(2)泛指守丧。元宫天挺《范张鸡黍》第三折：“到来日绝早到坟头，道是我与你庐墓丁忧。”（参见汉典）4.《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黄山书社，1986，10，页405.同上，页396.同上，页407.同上，页598.同上，页1529.同上，页190、19110.同上，页19211.同上，页19212.同时，页280

## 章节试读

### 1、《儒林外史》的笔记-第32页

范进即将银子交与浑家，打开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锭子。即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口里说道：“也罢，你而今相与了这个张老爷，何愁没了银子用？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何足为奇！”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说了一会，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

&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一攥一舒把胡屠户的贪财和虚伪写活了。）

### 2、《儒林外史》的笔记-第434页

这成老爹是个兴贩行的行头，那日叫管家请出大爷来，书房里坐下，说道：“而今我那左近有一分田，水旱无忧，每年收的六百石稻。他要二千两银子。前日方六房里要买他的，他已经打算卖给他，那些庄户不肯。”虞华轩道：“庄户为甚么不肯？”成老爹道：“庄户因方府上田主子下乡要庄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所以不肯卖与他。”虞华轩道：“不卖给他，要卖与我，我下乡是摆臭案的？我除了不打他，他还要打我？”成老爹道：“不是这样说。说你大爷宽宏大量，不像他们刻薄，而今所以来总成的。不知你的银子可现成？”虞华轩道：“我的银怎的不现成？叫小厮搬出来给老爹瞧瞧。”当下叫小厮搬出三十锭大元宝来，望桌上一掀。那元宝在桌上乱滚，成老爹的眼就跟这元宝滚。

虞华轩叫把银子收了去，向成老爹道：“我这些银子不扯谎么？你就下乡去说。说了来，我买他的。”成老爹道：“我在这里还耽搁几天，才得了去。”虞华轩道，“老爹有甚么公事？”成老爹道：“明日要到王父母那里领先姆母举节孝的牌坊银子，顺便交钱粮；后日是彭老二的小令爱整十岁，要到那里去拜寿；外后日是方六房里请我吃中饭，要扰过他，才得下去。”虞华轩鼻子里嘻的笑了一声：“罢了。”留成老爹吃了中饭，领牌坊银子，交钱粮去了。

虞华轩叫小厮把唐三痰请了来。这唐三痰因方家里平日请吃酒吃饭，只请他哥举人，不请他，他就专会打听：方家那一日请人，请的是那几个，他都打听在肚里，甚的是确。虞华轩晓得他这个毛病，那一日把他寻了来，向他说道：“费你的心去打听打听，仁昌典方六房里外后日可请的有成老爹？打听的确了来，外后日我就备饭请你。”唐三痰应诺，去打听了半天回来说道：“并无此说，外后日方六房里并不请人。”虞华轩道：“妙！妙！你外后日清早就到我这里来吃一天。”送唐三痰去了。叫小厮悄悄在香蜡店托小官写了一个红单帖，上写着“十八日午间小饮候光”，下写“方杓顿首”。拿到袋装起来，贴了签，叫人送在成老爹睡觉的房里书案上。成老爹交了钱粮，晚里回来看见帖子，自心里欢喜道：“我老头子老运亨通了！偶然扯个谎，就扯着了，又恰好是这一日！”欢喜着睡下。

到十八那日，唐三痰清早来了。虞华轩把成老爹请到厅上坐着，看见小厮一个个从大门外进来，一个拎着酒，一个拿着鸡、鸭，一个拿着脚鱼和蹄子，一个拿着四包果子，一个捧着一大盘肉心烧卖，都往厨房里去。成老爹知道他今日备酒，也不问他。虞华轩问唐三痰道：“修元武阁的事，你可曾向木匠、瓦匠说？”唐三痰道：“说过了。工料费着哩，他那外面的围墙倒了，要从新砌，又要修一路台基，瓦工需两三个月，里头换梁柱、钉椽子，木工还不知要多少。但凡修理房子，瓦木匠只打半工

他们只说三百，怕不也要五百多银子才修得起来。”成老爹道：“元武阁是令先祖盖的，却是一县发科甲的风水。而今科甲发在彭府上，该是他家拿银子修了，你家是不相干了，还只管累你出银子？”虞华轩拱手道：“也好。费老爹的心向他家说说，帮我几两银子，我少不得也见老爹的情。”成老爹道：“这事我说去。他家虽然官员多，气魄大，但是我老头子说话，他也还信我一两句。”虞家小厮又悄悄的从后门口叫了一个卖草的，把他四个钱，叫他从大门口转了进来说道：“成老爹，我是方六老爷家来的，请老爹就过去，候着哩。”成老爹道：“拜上你老爷，我就来。”那卖草的去了。

成老爹辞了主人，一直来到仁昌典，门上人传了进去。主人方老六出来会着，作揖坐下。方老六问：“老爹几时上来的？”成老爹心里惊了一下，答应道：“前日才来的。”方老六又问：“寓在那里？”成老爹更慌了，答应道：“在虞华老家。”小厮拿上茶来吃过。成老爹道：“今日好天气。”方老六道：“正是。”成老爹道：“这些时常会王父母？”方老六道：“前日还会着的。”彼此又坐了一会，没有话说。又吃了一会茶，成老爹道：“太尊这些时总不见下县来过。若还到县里来，少不得先到六老爷家。太尊同六老爷相与的好，比不得别人。其实说，太爷阖县也就敬的是六老爷一位，那有第二个乡绅抵的过六老爷！”方老六道：“新按察司到任，太尊只怕也就在这些时要下县来。”成老爹道：“正是。”又坐了一会，又吃了一碗茶，也不见一个客来，也不见摆席，成老爹疑惑，肚里又饿了，只得告辞一声，看他怎说。因起身道：“我别过六老爷罢。”方老六也站起来道：“还坐坐。”成老爹道：“不坐了。”即便辞别，送了出来。

成老爹走出大门，摸头不着，心里想道：“莫不是我太来早了？”又想道：莫不他有甚事怪我？”又想道：“莫不是我错看了帖子？”猜疑不定。又心里想道：“虞华轩家有现成酒饭，且到他家去吃再处。”一直走向虞家。

虞华轩在书房里摆着桌子，同唐三痰、姚老五和自己两个本家，摆着五六碗滚热的肴馔，正吃在快活处。见成老爹进来，都站起身。虞华轩道：“成老爹偏背了我们，吃了方家的好东西来了，好快活！”便叫：“快拿一张椅子与成老爹那边坐，泡上好消食的陈茶来与成老爹吃。”小厮远远放一张椅子在上面，请成老爹坐了。那盖碗陈茶，左一碗，右一碗，送来与成老爹。成老爹越吃越饿，肚里说不出的苦。看见他们大肥肉块、鸭子、脚鱼，夹着往嘴里送，气得火在顶门里直冒。他们一直吃到晚，成老爹一直饿到晚。等他送了客，客都散了，悄悄走到管家房里要了一碗炒米，泡了吃。进房去睡下，在床上气了一夜。次日，辞了虞华轩，要下乡回家去。虞华轩问：“老爹几时来？”成老爹道：“若是田的事妥，我就上来；若是田的事不妥，我只等家婢母入节孝祠的日子我再上来。”说罢，辞别去了。

### 3、《儒林外史》的笔记-第60页

那日将到了高要县，不过二三十里路了，严贡生坐在船上，忽然一时头晕上来，两眼昏花，口里作恶心，呕出许多清痰来。来富同四斗子，一边一个，架着膀子，只是要跌。严贡生口里叫道：“不好！不好！”叫四斗子快丢了去烧起一壶开水来。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一声不倒一声的哼。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烧了开水，拿进舱来。严贡生将钥匙开了箱子，取出一方云片糕来，约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剥着，吃了几片，将肚子揉着，放了两个大屁，登时好了。剩下几片云片糕，搁在后鹅口板上，半日也不来查点。那掌舵驾长害馋痲，左手扶着舵，右手拈来，一片片的送在嘴里了。严贡生只作不见。

少刻，船拢了马头。严贡生叫来富着速叫他两乘轿子来，摆齐执事，将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里去。又叫些马头上人来，把箱笼都搬了上岸，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来讨喜钱。严贡生转身走进舱来，眼张失落的四面看了一遭，问四斗子道：“我的药往那里去了？”四斗子道：“何曾有甚药？”严贡生道：“方才我吃的不是药？分明放在船板上的！”那掌舵的道：“想是刚才船板上的几片云片糕。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小的大胆就吃了。”严贡生道：“吃了好贱的云片糕！你晓的我这里头是些甚么东西？”掌舵的道：“云片糕，无过是些瓜仁、核桃、洋糖、粉面做成的了，有甚么东西？”严贡生发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因素日有个晕病，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料药，是



## 《儒林外史》

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了来的人参，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了来的黄连！你这奴才，‘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说的好容易！是云片糕？方才这几片，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半夜里不见了枪头子，攘到贼肚里’，只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却拿什么药来医？你这奴才，害我不浅！”叫四斗子开拜匣，写帖子：“送这奴才到汤老爷衙里去，先打他几十板子再讲！”掌舵的吓了，陪着笑脸道：“小的刚才吃的甜甜的，不知道是药，只说是云片糕。”严贡生道：“还说是云片糕！再说云片糕，先打你几个嘴巴！”

说着已把帖子写了，递给四斗子。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那些搬行李的人帮船家拦着。两只船上船家都慌了，一齐道：“严老爷，而今是他不是，不该错吃了严老爷的药；但他是个穷人，就是连船都卖了，也不能赔老爷这几十两银子。若是送到县里，他那里耽得住？如今只是求严老爷开恩，高抬贵手，恕过他罢。”严贡生越发恼得暴躁如雷。搬行李的脚子走过几个到船上来说道：“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方才若不如是着紧的问严老爷要喜钱、酒钱，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才查到这个药。如今自知理亏，还不过来向严老爷跟前磕头讨饶！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严老爷还有些贴与你不成？”众人一齐捺着掌舵的磕了几个头。”严贡生转弯道：“既然你众人说，我又喜事匆匆，且放着这奴才，再和他慢慢算帐，不怕他飞上天去！”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

### 4、《儒林外史》的笔记-第227页

这一天，知县坐堂，审的是三件。第一件，“为活杀父命事”，告状的是个和尚。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看见人家放的许多牛，内中有一条牛见这和尚，把两眼眼睁睁的只望着他。和尚觉得心动，走到那牛跟前，那牛就两眼抛梭的淌下泪来。和尚慌到牛眼前跪下，牛伸出舌头来舐他的头，舐着，那眼泪越发多了。和尚方才知是他的父亲转世，因向那人家哭着求告，施舍在庵里供养着。不想被庵里邻居牵去杀了，所以来告状，就带施牛的这个人做干证。向知县取了和尚口供，叫上那邻居来问。邻居道：“小的三四日前，是这和尚牵了这个牛来卖与小的，小的买到手，就杀了。和尚昨日又来向小的说，这牛是他父亲变的，要多卖几两银子，前日银子卖少了，要来找价，小的不肯，他就同小的吵起来。小的听见人说：‘这牛并不是他父亲变的。这和尚积年剃了光头，把盐搽在头上，走到放牛所在，见那极肥的牛，他就跪在牛眼前，哄出牛舌头来舐他的头，牛但凡舐着盐，就要淌出眼水来。他就说是他父亲，到那人家哭着求施舍。施舍了来，就卖钱用，不是一遭了。’这回又拿这事告小的，求老爷做主！”

### 5、《儒林外史》的笔记-第101页

须臾，坐定了席，乐声止了。蘧公孙下来告过丈人同二位表叔的席，又和两山人平行了礼，入席坐了。戏子上来参了堂，磕头下去，打动锣鼓，跳了一出“加官”，演了一出“张仙送子”，一出“封赠”。这时下了两天雨才住，地下还不甚干，戏子穿着新靴，都从廊下板上大宽转走了上来。唱完三出头，副末执着戏单上来点戏，才走到蘧公孙席前跪下，恰好侍席的管家捧上头一碗脍燕窝来上在桌上。管家叫一声“免”，副末立起，呈上戏单。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那热汤溅了副末一脸，碗里的菜泼了一桌子。定睛看时，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跳，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众人都失了色，忙将这碗撤去，桌子打抹干净，又取一件圆领与公孙换了。公孙再三谦让，不肯点戏，商议了半日，点了“三代荣”，副末领单下去。

须臾，酒过数巡，食供两套，厨下捧上汤来。那厨役雇的是个乡下小使，他趿了一双钉鞋，捧着六碗粉汤，站在丹墀里尖着眼睛看戏。管家才掇了四碗上去，还有两碗不曾端，他捧着看戏。看到戏场上小旦装出一个妓者，扭扭捏捏的唱，他就看昏了，忘其所以然，只道粉汤碗已是端完了，把盘子向地下一掀，要倒那盘子里的汤脚，却叮当一声响，把两个碗和粉汤都打碎在地下。他一时慌了，弯

下腰去抓那粉汤，又被两个狗争着，咂嘴弄舌的来抢那地下的粉汤吃。他怒从心上起，使尽平生气力，跷起一只脚来踢去，不想那狗倒不曾踢着，力太用猛了，把一只钉鞋踢脱了，踢起有丈把高。陈和甫坐在左边的第一席。席上上了两盘点心，一盘猪肉心的烧卖，一盘鹅油白糖蒸的饺儿，热烘烘摆在面前，又是一大深碗索粉八宝攒汤，正待举起箸来到嘴，忽然席口一个乌黑的东西的溜溜的滚了来，乒乒一声，把两盘点心打的稀烂。陈和甫吓了一跳，慌立起来，衣袖又把粉汤碗招翻，泼了一桌。满坐上都觉得诧异。鲁编修自觉此事不甚吉利，懊恼了一回，又不好说。随即悄悄叫管家到跟前骂了几句，说：“你们都做甚么？却叫这样人捧盘，可恶之极！过了喜事，一个个都要重责！”乱着，戏子正本做完，众家人掌了花烛，把蘧公孙送进新房。厅上众客换席看戏，直到天明才散。

### 6、《儒林外史》的笔记-第388页

话说两个婊子才进房门，王义安向洗手的那个人道，“六老爷，你请过来，看看这两位新姑娘。”两个婊子抬头看那人时，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绸直裰，脚底下穿了一双旧尖头靴，一副大黑麻脸，两只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来，自己把两个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

那六老爷从厨房里走出来，两个婊子上前叫声“六老爷”！歪着头，扭著屁股，一只手扯着衣服衿，在六老爷跟前行个礼。那六老爷双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这里就认得汤六老爷，就是你的造化了！”王义安道：“六老爷说的是。姑娘们到这里，全靠六老爷照顾。请六老爷坐。拿茶来敬六老爷。”汤六老爷坐在一张板凳上，把两个姑娘拉着，一边一个，同在板凳上坐着。自己扯开裤脚子，拿出那一双黑油油的肥腿来搭在细姑娘腿上，把细姑娘雪白的手拿过来摸他的黑腿。吃过了茶，拿出一袋子槟榔来，放在嘴里乱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来，满胡子，满嘴唇，左边一擦，右边一偎，都偎擦在两个姑娘的脸巴子上。姑娘们拿出汗巾子来揩，他又夺过去擦夹肢窝。

### 7、《儒林外史》的笔记-第282页

当下收拾酒，留季苇萧坐。摆上酒来，两人谈心。季苇萧道：“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么？”杜慎卿道：“小弟无济胜之具，就登山临水，也是勉强。”季苇萧道：“丝竹之好有的？”杜慎卿道：“偶一听之，可也；听久了，也觉嘈嘈杂杂，聒耳得紧。”又吃了几杯酒，杜慎卿微醉上来，不觉长叹了一口气道：“苇兄，自古及今，人都打不破的是个‘情’字！”季苇萧道：“人情无过男女，方才吾兄说非是所好。”杜慎卿笑道：“长兄，难道人情只有男女么？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你不看别的，只说鄂君绣被的故事。据小弟看来，千古只有一个汉哀帝要禅天下与董贤，这个独得情之正；便尧舜揖让，也不过如此，可惜无人能解。”季苇萧道：“是了，吾兄生平可曾遇着一个知心情人么？”杜慎卿道：“假使天下有这样一个人，又与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这样多愁善病！只为缘慳分浅，遇不着一个知己，所以对月伤怀，临风洒泪！”季苇萧道：“要这一个，还当梨园中求之。”杜慎卿道：“苇兄，你这话更外行了。比如要在梨园中求，便是爱女色的要于青楼中求一个情种，岂不大错？这事要相遇于心腹之间，相感于形骸之外，方是第一等人。”又拍膝嗟叹道：“天下终无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负我杜慎卿万斛愁肠，一身侠骨！”说着，掉下泪来。

季苇萧暗道：“他已经着了魔了，待我且耍他一耍。”因说道：“先生，你也不要说天下没有这个人。小弟曾遇见一个少年，不是梨园，也不是我辈，是一个黄冠。这人生得飘逸风流，确又是个男美，不是象个妇人。我最恼人称赞美男子，动不动说象个女人，这最可笑。如果要象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种男美，只是人不知道。”杜慎卿拍着案道：“只一句话该圈了！你且说这人怎的？”季苇萧道：“他如此妙品，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他却轻易不肯同人一笑，却又爱才的紧。小弟因多了几岁年纪，在他面前自觉形秽，所以不敢痴心想着相与他。长兄，你会会这个人，看是如何？”杜慎卿道：“你几时去同他来？”季苇萧道：“我若叫得他来，又不作为奇了。须是长兄自己去访着他。”杜慎卿道：“他住在那里？”季苇萧道：“他在神乐观。”杜慎卿道：“他姓甚么？”季苇萧道：“姓名此时还说得不得，若泄漏了机关，传的他知道，躲开了，你还是会不着。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写了，包在一个纸包包里，外面封好，交与你，你到了神乐观门口，才许拆开来看，看过就进

## 《儒林外史》

去找，一找就找着的。”杜慎卿笑道：“这也罢了。”当下季苇萧走进房里，把房门关上了，写了半日，封得结结实实，封面上草个“敕令”二字，拿出来递与他，说道：“我且别过罢。俟明日会过了妙人，我再来贺你。”说罢，去了。

杜慎卿送了回来，向大小厮道：“你明日早去回一声沈大脚，明日不得闲到花牌楼去看那家女儿，要到后日才去。明早叫轿夫，我要到神乐观去看朋友。”吩咐已毕，当晚无事。次早起来，洗脸，擦肥皂，换了一套新衣服，遍身多熏了香，将季苇萧写的纸包子放在袖里，坐轿子一直来到神乐观。将轿子落在门口。自己步进山门，袖里取出纸包来拆开一看，上写道：

至北廊尽头一家桂花道院，问扬州新来道友来霞士便是。

杜慎卿叫轿夫伺候着，自己曲曲折折走到里面，听得里面一派鼓乐之声，就在前面一个斗姆阁。那阁门大开，里面三间敞厅：中间坐着一个看陵的太监，穿着蟒袍；左边一路板凳上坐着十几个唱生旦的戏子；右边一路板凳上坐着七八个少年的小道士，正在那里吹唱取乐。杜慎卿心里疑惑：“莫不是来霞士也在这里面？”因把小道士一个个的都看过来，不见一个出色的。又回头来看看这些戏子，也平常，又自心里想道：“来霞士他既是自己爱惜，他断不肯同了这般人在此，我还到桂花院里去问。”

来到桂花道院，敲开了门，道人请在楼下坐着。杜慎卿道：“我是来拜扬州新到来老爷的。”道人道：“来爷在楼上。老爷请坐，我去请他下来。”道人去了一会，只见楼上走下一个肥胖的道士来，头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一个大鼻子，满腮胡须，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那道士下来作揖奉坐，请问：“老爷尊姓贵处？”杜慎卿道：“敝处天长，贱姓杜。”那道士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杜慎卿道：“便是。”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忙叫道人快煨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

杜慎卿心里想：“这自然是来霞士的师父。”因问道：“有位来霞士，是令徒？令孙？”那道士道：“小道就是来霞士。”杜慎卿吃了一惊，说道：“哦！你就是来霞士！”自己心里忍不住，拿衣袖掩着口笑，道士不知道甚么意思，摆上果碟来，殷勤奉茶，又在袖里摸出一卷诗来请教。慎卿没奈何，只得勉强看了一看，吃了两杯茶，起身辞别。道士定要拉着手送出大门，问明了：“老爷下处在报恩寺，小道明日要到尊寓着实盘桓几日，”送到门外，看着上了轿子，方才进去了。杜慎卿上了桥，一路忍笑不住，心里想：“季苇萧这狗头，如此胡说！”

### 8、《儒林外史》的笔记-第39页

严贡生道：“后来倒也不常进去。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父母容易不大喜会客，却也凡事心照。就如前月县考，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叫了进去，细细问他从的先生是那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着实关切！”范举人道：“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既然赏鉴令郎，一定是英才，可贺！”严贡生道：“岂敢，岂敢。”又道：“我这高要是广东出名县分，一岁之中，钱粮耗羨，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不下万金。”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低声说道：“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不过八千金。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实有万金。他还有些枝叶，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

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道：“老爷，家里请你回去！”严贡生道：“回去做甚么？”小厮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严贡生道：“我知道了。你先去罢，我就来。”那小厮又不肯去。张、范二位道：“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竟请回罢！”严贡生道：“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

## 《儒林外史》

。”才说得一句，听见锣响，一齐立起身来说道：“回衙了。”

（刚说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便宜”，立马就有小厮来报严致中家里关了别人一头猪）

### 9、《儒林外史》的笔记-第249页

沈天孚回家来和沈大脚说，沈大脚摇着头道：“天老爷！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他又要是个官，又要有钱，又要人物齐整，又要上无公婆，下无小叔、姑子。他每日睡到日中才起来，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每日要吃八分银子药。他又不吃大荤，头一日要鸭子，第二日要鱼，第三日要茭儿菜鲜笋做汤；闲着没事，还要橘饼、圆眼、莲米搭嘴；酒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盐水虾，吃三斤百花酒。上床睡下，乡两个丫头轮流着捶腿，捶到四更鼓尽才歇。我方才听见你说的是个戏子家乡戏子家有多大汤水弄这位奶奶家去？”沈天孚道：“你替他架些空罢了！”沈大脚商议道：“我如今把这做戏子的话藏起不要说，也不必说他家弄行头。只说他是举人，不日就要做官；家里又开着字号店，广有田地。这个说法好么？”沈天孚道：“最好，最好！你就这么说去。”

### 10、《儒林外史》的笔记-第40页

知县汤奉接了帖子，一个写“世侄张师陆”。一个写“门生范进”。自心里沉吟道：“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这回同我新中的门生来见，不好回他。”吩咐快请。二人进来，先是静斋见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拥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

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说：“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子的来，方才罢了。

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会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因说道：“真是得罪的很。我这敝教，酒席没有甚么吃的，只这几样小菜，权且用个便饭。敝教只是个牛羊肉，又恐贵教老爷们不用，所以不敢上席。现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来牌票甚紧，衙门里也都没得吃。”

### 11、《儒林外史》的笔记-第139页

马二先生上船，一直来到断河头，问文瀚楼的书坊，——乃是文海楼一家——到那里去住。住了几日，没有甚么文章选。腰里带了几个钱，要到西湖上走走。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因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那些卖酒的青帘高扬，卖茶的红炭满炉，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

马二先生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都梳着挑鬓头。也有穿蓝的，也有穿青绿衣裳的，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都是一个大团白脸，两个大高颧骨。也有许多疤、麻、疥、癩的。一顿饭时，就来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拥着一把伞，手里拿着一个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庙里去了。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思，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

## 《儒林外史》

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吃完了出来，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一个脱去元色外套，换了一件水田披风；一个脱去天青外套，换了一件玉色绣的八团衣服；一个中年的脱去宝蓝缎衫，换了一件天青缎二色金的绣衫。那些跟从的女客，十几个人，也都换了衣裳。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个丫环，手持黑纱团香扇替他遮着日头，缓步上岸。那头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远，裙上环佩，叮叮当当的响。马二先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弯，便象些村乡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间走了一二里多路，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

马二先生欲待回家，遇着一走路的，问道：“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那人道：“转过去便是净慈、雷峰，怎么不好顽？”马二先生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见一座楼台，盖在水中间，隔着一道板桥，马二先生从桥上走过去，门口也是个茶室，吃了一碗茶。里面的门锁着，马二先生要进去看。管门的问他要了一个钱，开了门，放进去。里面是三间大楼，楼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马二先生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桶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拜毕起来，定一定神，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旁边有个花园，卖茶的人说是布政司房里的人在此请客，不好进去。那厨房却在外面，那热腾腾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

出来过了雷峰，远远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着琉璃瓦，曲曲折折无数的朱红栏杆。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一个直厦，金字，上写着“敕净慈禅寺”，山门旁边一个小门。马二先生走了进去。一个大宽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砖，才进二道山门，两边廊上都是几十层高的阶级。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都穿的是锦绣衣服，风吹起来，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鼻子。马二先生身子又长，戴一顶高方巾，一幅乌黑的脸，腆着大肚子，穿着一双厚底破靴，横着身子乱跑，只管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后后跑了一交，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上面一个横匾，金字“南屏”两字——吃了一碗茶。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桔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马二先生也倦了，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因为走多了路，在下处睡了一天。

第三日起来，要到城隍山走走，城隍山就是吴山，就在城中，马二先生走不多远，已到了山脚下，望着几十层阶级，走了上去，横过来，又是几十层阶级，马二先生一气走上，不觉气喘。看见一个大庙门前卖茶，吃了一碗。进去见是吴相国伍公之庙，马二先生作了个揖，逐细的把匾联看了一遍。又走上去，就像没有路的一般，左边一个门，门上钉着一个匾，匾上“片石居”三个字，里面也象是个花园，有些楼阁。马二先生步了进去，看见窗棱关着。马二先生在门外望里张了一张，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摆着一座香炉，众人围着，象是请仙的意思。马二先生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站了一会，望见那人磕头起来，旁边人道：“请了一个才女来了。”马二先生听了暗笑，又一会，一个问道：“可是李清照？”又一个问道：“可是苏若兰？”又一个拍手道：“原来是朱淑真！”

马二先生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又转过两个弯，上了几层阶级，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左边靠着山，一路有几个庙宇；右边一路，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屋后一进，窗子大开着，空空阔阔，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那房子：也有卖酒的，也有卖耍货的，也有卖饺儿的，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马二先生正走着，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看见有卖的蓑衣饼，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走上去，一个大庙，甚是巍峨，便是城隍庙。他便一直走进去，瞻仰了一番。

过了城隍庙，又是一个湾。又是一条小街，街上酒楼、面店都有。还有几个簇新的书店，店里贴着报单，上写：“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程墨持运》于此发卖”。马二先生见了欢喜，走进书店坐

## 《儒林外史》

坐，取过一本来，问个价钱。又问：“这书可还行？”书店人道：“墨卷只行得一时，那里比得古书？”马二先生起身出来，因略歇了一歇脚，就又往上走。过这一条街，上面无房子了，是极高的个山冈，一步步上去，走到山冈上，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那日，江上无风，水平如镜。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再走上些，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那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马二先生心旷神怡，只管走了上去。又看见一个大庙门前摆着茶桌子卖茶，马二先生两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两边一望：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遥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马二先生叹道：“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吃了两碗茶，肚里正饿，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饭。恰好一个乡里人捧着许多烫面薄饼来卖，又有一篮子煮熟的牛肉。马二先生大喜，买了几十文饼和牛肉。就在茶桌子上尽兴一吃。吃得饱了，自思趁着饱再上去。

### 12、《儒林外史》的笔记-第357页

郭孝子自揹着行李，又走了几天，这路多是崎岖鸟道，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个地方，天色将晚，望不着一个村落。那郭孝子走了一会，遇着一个人。郭孝子作揖问道：“请问老爹，这里到旅店所在还有多少路？”那人道：“还有十几里。客人，你要着急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须要小心。”郭孝子听了，急急往前奔着走。天色全黑，却喜山凹里推出一轮月亮来，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郭孝子乘月色走，走进一个树林中，只见劈面起来一阵狂风，把那树上落叶吹得奇腾腾的响。风过处，跳出一只老虎来，郭孝子叫声：“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会，见郭孝子闭着眼，只道是已经死了，便丢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个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里，把爪子拨了许多落叶盖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

郭孝子在坑里偷眼看老虎走过几里，到那山顶上，还把两只通红的眼睛转过身来望，看见这里不动，方才一直去了。郭孝子从坑里扒了上来，自心里想道：“这业障虽然去了，必定是还要回来吃我，如何了得？”一时没有主意。见一棵大树在眼前，郭孝子扒上树去。又心里焦：“他再来咆哮震动，我可不要吓了下来？”心主一计，将裹脚解了下来，自己缚在树上。等到三更尽后，月色分外光明，只见老虎前走，后面又带了一个东西来。那东西浑身雪白，头上一只角，两只眼就象两盏大红灯笼，直着身子走来。郭孝子认不得是个甚么东西。只见那东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里去寻人。见没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儿。那东西大怒，伸过爪来，一掌就把虎头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东西抖擞身上的毛，发起威来，回头一望，望见月亮地下照着树枝头上有个人，就狠命的往树枝上一扑。扑冒失了，跌了下来，又尽力往上一扑，离郭孝子只得一尺远。郭孝子道：“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树上一根枯干，恰好对着那东西的肚皮上。后来的这一扑，力太猛了，这枯干戳进肚皮，有一尺多深浅。那东西急了，这枯干越摇越戳的深进去。那东西使尽力气，急了半夜，挂在树上死了。

……  
郭孝子接着行李，又走了几天，那日天气甚冷，迎着西北风，那山路冻得像白蜡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听得山洞里大吼一声，又跳出一只老虎来。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绝了！”一交跌在地下，不省人事。原来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见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下，竟不敢吃他，把嘴合着他脸上来闻。一茎胡子戳在郭孝子鼻孔里去，戳出一个大喷嚏来，那老虎倒吓了一跳，连忙转身，几跳跳过前面一座山头，跌在一个涧沟里，那涧极深，被那棱撑像刀剑的冰凌横拦着，竟冻死了。郭孝子扒起来，老虎已是不见，说道：“惭愧！我又经了这一番！”背着行李再走。

# 《儒林外史》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